



陈嘉庚

出洋記

陈 嘉 庚 外 传

洪永宏 著

出 洋 记

·陈嘉庚外传·

洪永宏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1984年·福州

出 洋 记
——陈嘉庚外传（上）
洪永宏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(福州得贵巷27号)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11.375印张 7插页 253千字

1984年9月第1版

198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9,100

书号：10173·657 定价：1.40元

内容提要

这部传记小说以浓烈的感情和多彩的手法，描述了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，展现了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中叶南洋华侨社会的生活画卷。本书从陈嘉庚首次出洋写到第七次出洋，除倾资兴学、为国纾难等故事外，还着力描写陈嘉庚系统实业的兴衰以及他的家世、爱情生活等，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爱国主义者和华侨实业家的形象。

本书故事生动，史料丰富，其中有些史料是第一次公开介绍的，富有新鲜感和史学研究价值。

1687.05

目 录

第一卷 三十未立

一、他出洋了吗.....	3 ·
二、母恩与父命.....	5 ·
三、婚事与善举.....	14 ·
四、深恩未报.....	26 ·
五、番客搭渡.....	33 ·
六、都是因为娶了“番婆”吗.....	38 ·

第二卷 大呆不憨

一、运气好还是本事大.....	47 ·
二、憨大呆.....	53 ·
三、革命同志.....	60 ·
四、这也是雕琢.....	73 ·
五、筹款能手.....	84 ·

第三卷 报国有门

一、全都成功吗.....	91 ·
二、举家办学.....	100 ·
三、赤子之心.....	109 ·
四、五老峰下.....	114 ·
五、厦大不需挂名校长.....	122 ·

第四卷 商战将军

一、为兴学而战	• 135 •
二、新别墅与新劲敌	• 147 •
三、不仅是商战	• 156 •
四、风暴到来前后	• 163 •
五、撤出商战	• 175 •

第五卷 群龙之首

一、收盘以后	• 185 •
二、出于爱国至诚	• 193 •
三、新加坡——全南洋	• 199 •
四、“最伟大的一个提案”	• 221 •
五、“伟大的提案”续篇	• 233 •
六、决意回国之原因	• 243 •

第六卷 神州之行

一、主人与客人	• 255 •
二、重庆四十天	• 272 •
三、蒋介石的关心	• 285 •
四、启程赴延安	• 302 •
五、延水河畔	• 309 •
六、决不指鹿为马	• 325 •
七、为民请命	• 336 •
八、第七次出洋	• 355 •

第一卷

三十未立

一 他出洋了吗

光绪十六年（公元一八九〇年），岁次庚寅。盛暑的七月已经过去，白天里却依然烈日炎炎。暑热并不因秋天的来临而稍减其威势，厦门从提督衙到水仙宫，到处是灸人的气浪。

这一天中午，火红的太阳高挂在天空，烤得石头都冒起了烟，大街，小巷，城内，海边，再也不象上午时分那样熙熙攘攘，浮屿傍海的一段路上，行人更是稀少。这时，一个四十来岁的妇人，朝着码头方向匆匆赶来。她愁容满面，神色张惶，汗水沿着清瘦的脸颊汨汨而下，穿在身上的深蓝色麻纱衣裳几乎全湿透了。

拐过鬼仔源，妇人抬头望去，只见七、八里长的海岸旁，码头一个接着一个，边上泊满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船只……

儿子离开家已经五天了，说好是到厦门乘大船出洋。他乘的是哪一艘船啊？这船又泊在哪里？

妇人急步走了过来，从典宝码头，到打铁码头，到得胜码头，到磁街码头……逢人便问，逢人便问……

看来是没有希望喽。隔了这么几天，船恐怕已经开走。心肝骨肉就这样拆散了。悔不该呀悔不该，悔不该凭那封信就让他走。悔不该呀悔不该，悔不该没早两天追到厦门来……

妇人在岸旁马路上，失神地颠过来，晃过去，嘴里喃喃而

语：“嘉庚，你就这样走了？！嘉庚，你就这样走了？！”

稀疏的行人逐渐围拢过来，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个“疯妇”。

停泊在史巷码头的一艘三桅大帆船上，陈嘉庚正站在船头遥望。他短小精悍，目光深沉，瘦削的脸上布满愁云。五天前，当那只舢舨把他从集美送到厦门之后，他就开始懊悔，几次咬紧牙关想返回母亲身旁。可是父命难违啊！那封召他出洋佐理商业的信函，就象一副沉重的镣铐，锁住他的身心。他既没勇气，也没力量挣脱，在厦门客栈里住了三天，还是老老实实上了大船。

一上大船，陈嘉庚更是心翻肠绞，这一去是万里海路呀，就这样走了？

出生到现在十七年了，儿子靠母亲而成长，母亲为儿子而生存，母子一直相依为命啊！这一走母亲怎么生活下去呀？父亲长年在外，作为家庭的嫡长子，自当疼爱弟妹，这一走，年幼的弟妹怎能不难过呀？

他呆立在船头，凝望着那隐没在厦门岛后的家乡，直盼着能再见慈母一面。可这又怎么能见得着呢？

第一天就这样度过去了。第二天不知为什么，船还不开，陈嘉庚又登上船头，遥望集美，苦苦思念着母亲和弟妹。

海风柔和地吹拂着他乌亮的发辫，烈日却无情地烤晒着他黝黑的皮肤，陈嘉庚忘了疲劳，忘了饥饿，呆呆地望着、望着……

“嘉庚兄弟！”

陈嘉庚清醒过来，朝甲板上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上船后认识的年轻水手在喊他。

“什么事？”陈嘉庚问。

“磁街码头一个疯疯癫癫的妇女，嘴里直念着你的名字

……”年轻水手说。

“啊？！”陈嘉庚惊呆了。

“快去看看。”年轻水手催道。

陈嘉庚从船头跳下，跑过前舱，越过船舷，踩过跳板，踏上马路，直向磁街码头奔去……

一群行人正围着那“癫妇”品头评脚……

陈嘉庚拨开人群，冲了进去，只见母亲坐在地上，浑身是汗，满脸是泪。

“阿母！”陈嘉庚扑跪在母亲跟前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是嘉庚？”母亲不敢相信。

“是我，是我，阿母，船还没开，船还没开！”

“这可好了，这可好了！”母亲颤抖抖地从头到脚把儿子摸了一遍。

“咱一起回集美去吧！”儿子恳求道。

“好，好！回集美去，回集美去。”母亲的泪脸绽出了笑容。

二 母恩与父命

集美原名浔尾，又称尽尾，是陈氏单姓聚居的村落。

集美开基祖陈素轩原籍河南光州固始县，宋末因避兵乱，举家南徙，日行夜宿，直下东南边陲福建，来到泉州府同安县，卜

居苧溪上庐，整地建屋，开荒垦田，并到十里外的浔尾海边放养鸭群。数年后，陈素轩的儿子陈基长大成人，娶了浔尾隔海的嘉禾里^①林氏为妻，因苧溪与嘉禾里相距较远，来往不便，陈基就在浔尾渡头择地定居。

这浔尾地处同安县陆地的尾端，南望嘉禾屿，北枕天马山，东邻金门港，西濒杏林湾，具襟带之要，兼海陆之利。陈基秉性聪明，熟谙地理，他在放养鸭群时走遍了浔尾的山坡、平地、礁石、涂滩，认定这是一块宝地，于是除渡头外，又在浔尾东坛求地盖房，繁衍子孙，就此建立了家业。至明朝天启年间，第九世族人陈文瑞中了进士，感到“浔尾”、“尽尾”之称不雅不吉，遂依谐音改称为集美。

村名集美，既吉利又文雅，但陈氏家族并没由此发展成为名宗望族，族亲们一直是以农、渔和海蚝养殖为业，除陈文瑞之外，上下数百年间再没有出过第二个进士，也没出过什么名人，集美依然地处海隅，不为人知。

尽管默默无闻，作为中华民族小小支脉中的小小支脉，集美陈氏自开基以来，却一直生气勃勃。宋末陈素轩的万里跋涉，元初陈基的开创家业，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、锐意进取的特性。明末延平王郑成功雄踞金厦，兵屯集美，扬威左海，收复台湾，集美村民不少参加了义军，更发扬了中华民族尊宗爱国、英勇果敢的精神。到了清朝中叶，集美社人口已达一千多人，并拥有田地千余亩，养蚝涂滩数百亩，置备渔船数十艘，成为同安县大村社之一。

清道光二十年（公历一八四〇年）的鸦片战争，给我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，集美当然不能幸免。厦门被开为“通商口

^①嘉禾里——厦门原系无名小岛，宋初因产一茎数穗嘉禾而被称为嘉禾屿，行政上则为同安县下属的一个里，称嘉禾里。

岸”之后，集美和其他闽南农村一样，村社日益凋敝，生计日益困蹙，一些村民逼不得已背井离乡，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。一八七〇年陈嘉庚的母亲孙氏嫁到集美的时候，社里已经有了不少侨居异邦的人。她的丈夫陈纓杞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陈纓杞（又名杞柏，字如松）的辈份是第十八世，少读于乡，旋即出洋到新加坡，先从伙计做起，继而经营商业，十九岁回乡完婚，婚后半年又出洋去，把孙氏一人留在家乡集美。

“嫁工一身脏，嫁农饿肚肠，嫁渔遭风浪，嫁侨守空房。”当年闽南妇女的命运差不多都是这样，孙氏当然不会不知道。怎奈新婚不久丈夫就远别，年纪轻轻的少妇，过着孤寂的生活，那日子比原先想象的要难熬得多。但她秉性善良，从小又受过不少妇道教育，对三从四德、礼义廉耻以及忠孝仁爱、温良恭俭让等圣训，一直铭刻在心，对丈夫自是忠贞不渝，只是日夜思念，盼望夫君早日回家。

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一年、两年……正当她焦思苦盼之时，忽然听说陈杞柏在南洋另娶了侧室^①。孙氏乍闻之下，心如针刺。其实这类事并不稀奇，当年华侨由于恋乡怀土，不管怎么困难，都要想法回家乡娶个正配，但他们的生计在异邦，婚后总还要出洋。青年男子，单身在外，与其嫖妓，不如另娶。所以华侨在客居地另娶侧室，极为普遍。这点孙氏多少也是知道一些的，只是因为对丈夫情太深意太切，所以一下子受不了，随后不久，心情也就平静下来。

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陈杞柏勉强还算得上是个好男人，在外娶了侧室，并没忘记元配，出洋后三年又回到了家乡。那一冬一春，孙氏的欢悦真非笔墨所能形容。她停下田里的劳作，整天忙着侍候丈夫。就在那恩恩爱爱的半年里，她有了身孕。

^①侧室——即旧社会中的小妾，亦称偏房。

可是陈杞柏虽乐于居乡，却挂念店业，在孙氏怀孕之后又要出洋。孙氏用尽办法挽留不住，最后只能强忍痛楚，送走丈夫，并在临别时求得丈夫一句金言：“生个男孩就起名嘉庚，好给咱家带来好年好月。”

“嘉庚！嘉庚！”丈夫走后，孙氏日日夜夜默默呼唤着。

二月雨涟涟，三月清明天，四月耘田草，五月爬龙船，七月做普渡，八月月团圆……

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，公历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一日，经历十月怀胎的孙氏临盆，那阵阵剧痛穿心透肚，到了最难忍受的时刻，“呱，呱，呱！”婴儿坠地了。

接生婆高声报喜：“达脯的！①达脯的！”

“嘉庚、嘉庚……”孙氏惨白的脸上露出从来没有过的笑容。

陈嘉庚一出世，果真给全家带来了好年好月。那独守空房的母亲欢悦喜乐，自不待言；就是在南洋的父亲，也由于有了亲生长子而神情振奋，小店铺的生意越做越兴隆了。因此上，孙氏对小嘉庚更是倍加疼爱。白天背背上，夜晚搂怀里，未饿先喂食，未寒先添衣。那小嘉庚也善解母意，十分听话，叫吃就吃，叫睡就睡，从不瞎哭胡闹。

岁时依序，节令交替，这小嘉庚一年年长大。他身架结实，手脚伶俐，而且秉性诚实憨厚，喜爱劳作，七、八岁就成了母亲的好帮手。春季栽种时，他帮提种籽，帮抱藤苗；秋季收成时，他帮扯花生，帮掘番薯；夏季天热时，他背个小鱼篓跟伙伴到海地探物^②；冬季天冷时，他冒着寒风随母亲到涂滩剥蚝。父亲在南

①达脯的——闽南方言，即男的。

②海地探物——孩子们到海滩上抓虾、摸蟹、捡螺、拾贝，俗称海地探物。

洋虽然也赚了点钱，但毕竟是个普通侨商，而且批银^①时断时续，他和母亲在家乡不勤作俭用，日子就不好过喽。

由于家庭经济并不富裕，陈嘉庚直到九岁才入集美社的南轩私塾读书。塾师陈寅，学识浅薄，教起书来只是领着学童念书歌，从不加以解说，而且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时常旷席。在馆学童，多数十分顽皮，最喜老师不来，好要闹一番。闽南俗语：“先生不在馆，学生搬海反。”说的正是这种情形。陈嘉庚却专心好学，对这样时学时辍总感到很可惜。

第二年，陈嘉庚的伯父陈纓节自南洋回归故里，办了个家塾，聘上龙詹某为塾师。陈嘉庚转入家塾从学，开始授四书课。可是这位詹先生和陈寅一般般，执教一个月就休假一个月或半个月，授讲时依然只教背诵，不作讲解。陈嘉庚勤学了几年，对书中意义还是不懂。直到十四岁那年，颇有才气的邑庠生^②陈令闻主持陈氏家塾，才改授四书集注，上课时又详加解说。陈嘉庚勤勤勉勉地学了两年，课业大有进步，书籍一经浏览就能知其大意。

但是，给陈嘉庚以最好最多教育的并非陈令闻先生，而是他的母亲。

从呱呱坠地那一天起，母亲就用厚爱，一点一点地把他的胸怀拓宽；从呱呱坠地那天起，母亲就用赤诚，一点一点地把他的肝胆染红；从呱呱坠地那一天起，母亲就用敏慧，一点一点地把他的眼珠擦亮；从呱呱坠地那一天起，母亲就用坚忍，一点一点地把他的骨架炼硬。

是母亲牵着他走遍集美的秀丽山水，使他饱受家乡灵气的钟毓；是母亲给他讲述岳飞和郑成功的故事，勉励他长大后要做个

①批银——闽南方言“信”叫“批”，批银指附在华侨来信中的汇款。

②邑庠生——清代指县学的生员。

忠于祖国的人；是母亲带着他下田下海，教给他生产劳动的本领；是母亲领着他探访集美纯朴的乡亲，培养他那对同胞的骨肉感情。

他十四岁那年冬天，集美社村民，为了建屋争议，酿成械斗。同宗宗亲，自相残杀，毙命者十余人，房屋焚毁十数间。社里无人敢管，母亲却挺身而出，报告地方官加以遏阻，事态才没扩大。越年秋，乡人又进行械斗，打死两人，官府派兵弹压，虽一时制止，但兵退势必再斗。正当上下苦无良策之时，又是母亲挺身而出，尽出二十年勤俭用积蓄下来的数百金，抚恤双方死难者的家属，代赔双方遭受的损失，并要双方具结了事。此后多年，社里就没再发生械斗。

母亲啊母亲，你的乳汁把儿子哺育，你的怀抱把儿子温暖，你的心血使儿子长大，你的品德使儿子成人。在你身边，儿子就心胸开阔，在你身边，儿子就稳实有力，在你身边，儿子就欢悦舒坦，在你身边，儿子就诸事顺遂。你的恩德，九世难报啊……

因此，在塾师陈令闻先生疾卒，父亲来信叫他离开母亲，出洋去佐理商业时，陈嘉庚震呆了。而孙氏心灵上所受的震动，则比陈嘉庚更为剧烈。

但是，三纲五常中的“父为子纲”，陈嘉庚早就学过，父亲要他出洋，他怎敢违抗；而三从四德中的“出嫁从夫”，孙氏也早就牢记，丈夫要儿子出洋，她怎敢不从。经历过难以言喻的痛楚折磨，陈嘉庚终于遵从父命，拜别慈母，到厦门乘船出洋。

陈嘉庚一离家，孙氏胸中立即掀起了滔天的波澜。这位平凡的闽南妇女，恪守中国古老的传统道德，对丈夫、对夫家一片忠贞。丈夫婚后半年就把她丢在家乡，让她独守空房，她忍受下来了。丈夫出洋后说都不说一声就另娶侧室，她忍受下来了。她为

丈夫生下嫡长子嘉庚，多年后又生下女儿仙女和次子敬贤，历尽了艰辛，她心甘情愿。而婚后二十年，丈夫只回过四次家，她独自挑起养育子女的重担也毫无怨言。

眼下这椿事可不一样啊……

嘉庚呀我的儿子，嘉庚呀我的心肝……多少年来，唯有你给了我安慰，唯有你给了我帮助……，我心里的话也唯有向你倾说……你是我在这世上最亲最亲的人……

现在丈夫又把嘉庚夺走了……

不行，不行，追到厦门去，把嘉庚追回来……

孙氏追到厦门，果真把陈嘉庚追回来了，但她心绪不仅没有好转，反而更加抑郁。本来她对儿女十分慈爱，从没厉声苛责，现在却动不动就发脾气，甚至一天之内责打过仙女又责打敬贤，弄得两个小孩哭哭啼啼。到了第二个月，孙氏性情变得更怪了，整天缄口不语，见到陈嘉庚老是躲开，渐渐地眼眶下陷，颧骨高突，眼珠里布满血丝。陈嘉庚暗暗叫苦，生怕母亲出事，为此日夜焦心焦肝。

这一天夜里，孙氏把仙女和敬贤安顿睡觉之后，突然把陈嘉庚唤到跟前，开言问道：“你从厦门回来已快两个月了，眼下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孩儿已决定不去石叻坡^①了。”陈嘉庚恭谨地答说。

“为何不去？”孙氏又问。

“孩儿舍不得离开母亲。”陈嘉庚从实答道。

“唉！”孙氏叹息道：“你是在厦门码头上看到为娘的疯疯癫癫才舍不得离开么？”

“阿母你疼我爱我才追到厦门去，怎能说是疯疯癫癫。”陈

^①石叻坡——新加坡一名石叻，当年闽侨称之为石叻坡。